



#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五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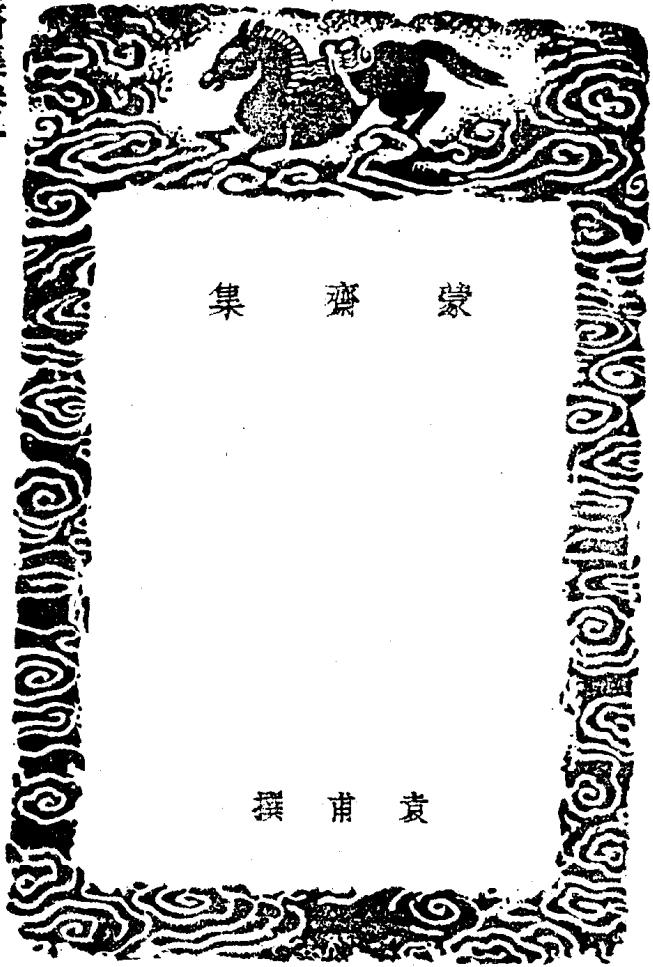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蒙齋集二十卷附拾遺	宋 袁甫撰	聚珍	一
陳克齋集五卷	宋 陳文蔚撰	正誼	七五
何北山先生遺集四卷	宋 何基撰	金華	一〇〇
恥堂存稿八卷	宋 高斯得撰	聚珍	一一六
文文山文集二卷	宋 文天祥撰	正誼	一五六
百正集三卷附四庫提要	宋 連文鳳撰	知不足	一七九
霽山集五卷附拾遺、提要	宋 林景熙撰	知不足	一八八
伯牙琴一卷附提要、續補	宋 鄧牧撰	知不足	二二四
李延平集四卷	宋 李侗撰	正誼	二三五
詩文別集—金			
拙軒集六卷附詞	宋 王寂撰	聚珍	二五四
溇南遺老集四十五卷附續詩集	金 王若虛著	畿輔	二七四
詩文別集—元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元 耶律楚材撰	漸西	三五七
剡源集三十卷附札記、提要	元 戴表元撰	宜稼	四二二
淇淵遺稿三卷附補稿、提要	元 白珽撰	知不足	五六五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一)(卷一 三十九)附提要	元 袁梅撰	宜稼	五七五



蒙齋集卷一



蒙齋集

袁甫撰

經筵講義

易發題

臣聞日月為易... 則有陰而陰陽不相離也... 包犧氏畫為一畫之義... 二而八自八而六十有四... 三畫而成卦... 君道者乃曰日為君象... 易之妙陰陽剛柔不相離... 夜陽剛皆動而涵蓄潛藏... 聖人善用陽剛上配天道... 自不能惑在宮庭則為閑有家之初而險敵私謁之心自不敢萌...

蒙齋集 卷一

蒙齋集 卷一

失所之憂非獨中國又安而蠻夷亦在化育之內是乃至陽真剛而非偏陽偏剛之所能為也... 動靜之妙還相為本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不見其迹孰知其窮嗚呼夫是之謂真剛夫是之謂一夫是之謂易臣得于父師者大旨如此敢為陛下誦之惟聖明采擇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馴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臣觀棘子成之言蓋見當時文弊之極矯枉過直之論欲盡棄文而純用質子貢以為君子之道則不如是蓋深病棘子成之言為太野故謂失言之不可悔猶駟馬之不可追也于是又從而發明之曰文猶質之不可廢質亦猶文之不可廢也若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則是虎豹之皮與犬羊之皮相似而無別耶聖人于禮樂則從先進答林放問禮則以為寡儉寧戚然至于論文質則取彬彬之君子而野與史無取焉蓋救弊則不得已而取其彼善于此論道則非全美盡善未可以為至也或曰處後世極弊大壞之時則如之何曰今之所謂質者非古之所謂質也苟且而已矣今之所謂文者非古之所謂文也虛偽而已矣苟且虛偽之弊合而世道日至陵夷不可收拾甚可悲也必欲復古之道其惟先尚質實而後加品節焉一掃苟且虛偽之弊而後君子之道幾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為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為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教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為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真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欲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為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為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觀季康子之發問而首以殺為言蓋謂無道為有道之害不加誅殺則害不除政不肅是固然也然良心善性人人固有導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而又何以殺為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大德以父母斯民欲善而民善以德而感德真如風行草偃之易苟至于是則吾與斯人並生並育于覆載之間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功也而無所事乎殺矣雖然春夏之長養生也秋冬之肅殺亦生乎曰雪霜之威仁莫甚焉萬物歸根復命遇春夏復榮生莫大焉皋陶之告舜自帝德罔愆而下十四句皆生之謂也而獨有刑故無小一語則亦未嘗廢夫刑蓋生固德也而刑亦德也孟子所

蒙齋集 卷一

三

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季康子識不足以此。乃先萌一殺心。其與天地好生之德大悖矣。此孔子所以深排而力戒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即道也。森備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顛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為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為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為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為何事。平居既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斷喪國脈，戕賊民命，皆不仁者之為也。為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按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為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己？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為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為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即己也，己即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己，此之己而曰由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即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即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澄澈，動靜闢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為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耳。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即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為己所蔽也。為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須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尚何己之足累哉？

顏淵即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勸勸發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之禮，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簫序興，陳其薦俎，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為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曰：季之出，亦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原，禮在是，仁即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已為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于家，邦，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即克之謂，大祭大賓，即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即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即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讀此章，深味厥旨，于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則皇自敬德，為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為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經筵進講故事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廢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餓，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齊威王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皆懼，莫敢飾詐，盡其情，齊國大治，疆于天下。

緣傍此令。腹削脂膏。森背黠吏。又縱尋斧焉。本根之傷多矣。臣嘗于經筵。舉威王之事。為陛下反覆言之。以為任陛下之耳目者。在內則臺諫。在外則監司。陛下所使為臺諫監司者。誠如威王之使人。視阿印墨。瞭然如見之目前。而赫然加賞罰焉。則封者無愧。而烹者亦甘心矣。如陛下。一出此令之後。聽諸路之守令。肆其欺誕。任其椎剝。惟求取辦于一時。不顧元氣之日耗。臣竊為寒心焉。強敵攻支體于外。而陛下又自戕腹心于內。厥今論者。俱知敵人之可畏。而不知履敵之令。自生一敵。可畏尤甚。若陛下寄耳目之人。晝夜密察。吏不得肆其姦。尚庶幾焉。不然殆哉。太祖高宗。創業中興。艱難甚矣。陛下其無忽。

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于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將賢否混清。邪正雜糅。漢業之衰。端由于此。衡不能擊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而乃混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于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游辭。求合人主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筭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略可觀。然奚必屑屑然較勝負于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于末流。固宜憂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篤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匡衡劉向。號為名儒。卒不能有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于人之國。儒果無益于國耶。讀史至此。為之掩卷三歎。

前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真儒而用之耳。如得真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為如何。臣奉聖學高明如此。可為宗社慶。可為善類慶。大凡真儒固鮮。而識真儒者尤鮮。譬之玉焉。真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為玉。何可棄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真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真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真儒不以小瑕而棄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以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尚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

劉向。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為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真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為師。傳帝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既心知之。則當篤任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為非顯所陷。恥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以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真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劉向。尚且外為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真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真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尚鑒茲哉。

唐太宗貞觀三年。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維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謂太宗以宰相親細事。則不能助朕求賢。蓋光陰迅速。而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而耗于迅速之光陰。用之于細事。則必不能專心于求賢。此必然之理也。近者兩相並命。庶明勵翼。陛下親灑御札。從右授之。請使自承相以下。以及百執事。各勤修職業。于本局。寅而入。未而出。誠率勵羣工之要務。然臣區區之意。謂可以革向來百官怠惰苟且之弊耳。若夫為宰相者。僅了細務于朝堂。而未能同心協慮。助陛下求賢。此乃太宗之所深慮。而未可為今日喜也。夫以房玄齡。杜如晦。號為唐賢相。猶且區區于目前之細務。而未敢專以求賢為急。大宗于是以事之小者。使尚書左右丞當之。而大事乃關于僕射。此令一出。為房杜者。何所辭其責哉。夫求賢一事。至難也。拘擊者不能越常度。輕易者不能精選擇。私意多者。先故而後。孤寒忌心。勝者樂。熱而妒。忠直此求賢之所以難也。間有高蹈邱園。不屑軒冕者。亦當汲汲焉。苦心刻意。致敬盡禮。必欲其為時一出。既得之矣。又必度其才能之所堪。與其職任之宜。稱使稔然當于天下之心。然後能收求賢之實效。固非曰。一人舉而遽用之。一人毀而遽棄之也。昔周公之為輔相也。執贊而見者。以千百計。周公不憚吐握之勤。以身先天下士。故得士為盛。今者。晨入堂而出。已迫暮。其所實接。幾何人哉。搜訪不廣。則聰明壅。招延稍息。則讒議起。真賢恥于自售。而求售者多。佞人。夏。夏。乎其難也。臣望陛下。明詔三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宜盡求賢不倦之意。其會于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為賢。某人為才。某人宜居某職。某人宜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懷。相與講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一日得一人之才。月月如是。則一月得一人之人才。廟堂或未盡識。則當進侍從之臣。相與開廣而究極之。講明既盡。則進而告君。豈復有銜鑿不審。是非易位者哉。今之所謂進擬者。亦略近此意。然規模狹而不廣。意尚私而未公。所以用人雖多。而得人甚鮮者。正坐此耳。舍此不務。乃一切諉之曰。今世乏才。韓愈有言。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耶。臣亦曰。其果乏才耶。其乏識才者耶。願陛下與三三大臣。更加之意。

唐太宗時。魏徵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為霽。或上嘗得佳鶴。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歸。竟死懷中。又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盧江王瓌之姬也。要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



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向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

臣聞唐太宗非不談仁義親君子然而緣飾之意多真實之誠寡觀其鷓鴣死懷中也若有畏懼之心及其論虜江王妃也如無怙之色一聞王珪之諫乃能灑然而改太宗所以與唐者賴有此耳然而未足以語謙獨之學也陛下天稟粹粹上媿堯舜所謂過言過行固已一毫無有而臣區區愚慮竊以為誠之一字猶有所未盡夫無矯飾之謂誠無間斷之謂誠臨朝則莊退朝則肆肆出于真而莊由乎強此矯飾也可謂誠乎親賢人儒士則難親宦官女子則易難者親之時少而易者親之時多此間斷也可謂誠乎臣在經筵嘗對陛下啓問退朝入宮之後果何所為陛下語臣曰或觀書或作字或覽四方章奏臣不勝欣喜以為陛下果無暇日也而聞之道路則謂陛下猶未免溺于酒色之娛夫剛制于酒未見好德如好色聖經明訓皎然不誣陛下何不堅忍力行勿以無益害有益乃若左右替近之人假公徇私者尤不可不戒履霜堅冰至為可畏防微杜漸所當致謹陛下語臣皆正大之論而退放其所行乃有未盡然其與唐太宗雖有畏懼之心而初無怙之色者何以大相過哉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兢兢業業無時怠荒則德日進而業日隆矣有唐之事又何足云

唐德宗大曆十四年以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于載縉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欲而去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道德宗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而用之上以為然

臣聞用人之大弊有二其始皆以善用之而其流乃至于大不善不可不察也何謂大弊有二或失之寬或失之嚴失之嚴者繩墨太謹而無翁受兼容之量失之寬者規模太廣而有不避嫌疑之譏茲二者俱未能無弊也常袞為相承賄賂公行官爵冗濫之餘慮無以振綱綱而挽狂瀾故矯之以嚴崔祐甫代之懲袞之狹隘而賢智有鬱抑之歎故復矯之以寬夫矯之固善矣其奈嚴者拘而寬者縱知矯他人之弊而不知己自墮于一偏之弊故史之論袞雖嘉其杜絕僥倖而又謂其賢愚同滯則是待門雖窒而正路未開太嚴之害固應如是耳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一時甯不甚快然其所用多涉親故前後相矯一弊去一弊生豈非矯枉太甚之過乎善哉司馬光之論曰用人無親疎新故之嫌惟賢不肖之為察又曰己不置毫髮私意于其間蓋私者天下之大蠹也不避親故之嫌者固私矣親故果賢以嫌而不用者亦私也遠嫌畏謗者固私矣必待己之所素識而後用之者亦私也何者俱未能克己故也擇人以代天子焉有所謂己哉苟以為公為心當用則用當捨則捨付諸天下而已何預焉三代王佐事業遠矣諸葛亮其庶幾乎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之徒森布朝列一時得人可謂盛矣然亮未嘗以己

意而私黜陟也慶立李平用公論斥之而深足以折服其心雖遭廢棄略無怨色非無私何以能若是史臣評之曰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吁若亮之相業又豈與祐甫之所能及哉

仁宗皇祐元年以知青州富弼為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糶凡活五十餘萬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中為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臣竊謂區區流民之策惟富弼之法最為簡要所謂簡要之策惟曰散處其民于下而總提其綱于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沿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軼入金壇若宣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劫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羣民率多附和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尚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督府及諸關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措置自一路而推之諸路由諸路而推之諸郡每處流民隨所在分之凡贍養之費惟分則易居止之地惟分則易足此非臣之臆說也弼擇所部五州勸民出粟待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又擇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弼之所作可謂委曲詳盡矣今日果能推行此策非但勸民出粟而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樁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當相親如一家或請團結則彼此當聯絡為一體而所謂團結者又不一途而已能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其間有為士者則散于庠序為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之說也分之愈多則養之愈易而其要在督府制閫以及總漕諸司為之領袖而已是故民貴乎分而權貴乎合所謂散處其民而總提其綱者正謂此也臣願朝廷備降富弼施行使長吏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幸甚宗社幸甚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朝廷詔近臣舉可任監司者待其不職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亦須執政審擇光曰自來執政只于舉到人中取其善者用之韓維曰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後罰之甚失理義公著曰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維又言光持資格太謹光言資格豈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于敘選若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

臣聞國朝之置監司深得漢元封置部刺史之意劉安世嘗極論之以為秩低而權重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權重則得行其志此良法也祖宗盛時中外又安州縣奉法田里無事實由監司得人之故稱為青齊福星者不特鮮于侁一人而已蓋監司與他官不同天下郡縣之吏朝廷除授豈得人人而察之寄按察之權於監司是擇監司者所以擇天下之守令也臣久在外服相嘗請歷大率監司之選必清威有時望而後足以激循習必強敏有風力而後足以糾官邪必曉練有精神而後足以察奸弊此等人才真未易多得欲諸路監司俱得若人必不拘資格而後可臣於呂公著韓維之語實深有感焉以元祐盛時可

謂賢才彙征之會而監司之任。倘有除用多失之憂。何哉。蓋德王安石用資淺之人。專以資格為重故也。司馬光之言曰。安石執政。始置提舉常平官。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皆選資淺輕俊之士為之。夫安石專用輕俊之士。固不可。苟有持重知大體。聰明識時務。而資格未至者。可坐視民生之愁困。世道之陵夷。而不亟選用之乎。維之言曰。資格但可施於敘選。若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斯至論也。今日楮輕物貴。役重賦煩。兵驕民窮。寇盜間作。求治之要。莫切於擇監司。而擇監司之要。不當專限以資格。漢部刺史以秩低而取之。正以此耳。今真才實能。每有拘閔而不獲用。乃甘心取夫輒熟苟且者。而責之以攬轡澄清之舉。則宜其廢職而害民也。臣願陛下深思祖宗置監司之意。玩釋呂公著韓維之言。明詔大臣。妙選賢明監司。勿盡限以資格。使之分布諸路。以振紀綱。以銷禍亂。不勝幸甚。

### 蒙齋集卷一

#### 奏疏

正字上殿劄子

臣猥以庸愚。誤蒙親擢。今茲召對。獲親清光。臣竊惟陛下。聖德淵靜。默與天契。念慮純一。上與天通。自臨御以至于今。凡幾更變。故矣。而隨卽消弭。轉危為安。人以爲天數之適然。而不知皆聖德格天之功。近者殘寇首開兵端。我師既出。寇兵旋退。人以爲羣臣禦侮之力。而不知皆天佑皇家之驗。夫以陛下積平日畏天之誠。而天心又有啓佑陛下之實。固宜休祥畢至。災異盡除。而今乃陰陽未調。旱魃爲虐。不亦深可懼歟。其矣。若天下者。不可一日而無懼心也。懼心常存。則妖不勝德。懼心或亡。則德不勝妖。陛下如欲因天戒而回天心。變亢陽而致甘澤。其道亦無他。惟當即陛下畏天之素心。愈加警懼而已。天理流行。隨寓著見。善格天者。要必事知懼。何也。賢才之用舍。關天心之向背。今也。端良者斥。諂諛者用。盡言者罰。蒙蔽者賞。邪正易位。白黑不分。杜忠良敢諫之門。孤上天生賢之意。是可懼也。民生之安危。判天命之去留。今也。兵戈既興。暴露日久。餽餉不繼。敵將及民。根本一虛。則岌岌焉有蕭牆之憂。國祚脩短。實決于此。是可懼也。廣謀從衆。乃合天心。今也。陛下深居高拱。未盡下情。羣臣奉行簿書。罕接輿議。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諄訪之意。微將恐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是可懼也。君臣一德。克享天心。今也。一人憂勤于上。

而羣臣逸豫于下。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焉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而不知寔安乃爲毒。是可懼也。法天行健。是謂君德。今也。陛下恭儉有餘。而剛斷不足。庸夫憒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以警動衆心。將帥交結。而軍旅之政壞。州郡賄賂。而廉節之風衰。此皆自貴近者化之。不改其源。流弊愈熾。是可懼也。夫此五可懼者。特舉其大端耳。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其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臣故曰。惟當即陛下畏天之素心。愈加戒懼而已。且臣聞之。上有戒懼之君。則下無可懼之事。懼心不存于我。則彼之大可懼者。始見。此必然之理也。陛下誠能繼今以始。惕然內省。知畏天一念。乃我之所固有。初無俟乎外求。自方寸之清明。而推之于朝廷之清明。由宮闈之謹肅。而達之于政令之謹肅。昭公道以破私意之扁鵲。擢正人以鍼邪說之膏肓。陛下以見率先于上。而股肱大臣。又能公聽並觀。畢志竭忠。以體君上之心。耳目之官。喉舌之司。亦皆博采公論。盡吐忠赤。以掃積年之弊。下至羣工百執事。無不精白一心。公爾忘私。以赴國家之急。將見天意回于上。災變弭于下。豈徒自治吾國而已。雖坐制外夷可也。何足懼哉。不然。精神移爲怠昏。剛強銷爲柔懦。君臣上下一不知懼。而可懼之事衆矣。治亂存亡之勢。其本在此。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入對劄子（案）宋史本傳。由建康判官授秘書省正字。此劄子追述金陵亦爲正字時所上。

臣竊惟事君之義。知無不言。臣劾官金陵。兩淮之舉。接于見聞者。敢爲陛下略言之。國家平日以禮義待士大夫。固望其有仗節死義之風。以恩意撫將帥。固望其有捐軀報國之忠。以民之膏血。養官兵。固望其爲一旦緩急之用。而以臣愚見。乃無一足仗者。此甚可痛心也。近年以來。兩淮城壁。大略具矣。而守邊之臣。務以其說相勝。前者以版築策勳。自支郡而易鎮。大邦矣。後者欲新其說。則必言浚濬之利。前者以山城不可移治。避之他郡。而且罷黜矣。後者欲變其說。則必言移治之便。方敵未犯。准知朝廷意在安靜。則爭進安靜之說。及敵入寇。知朝廷意在振作。則競以振作爲言。此其意。但知迎合取寵。而曷嘗以宗社生靈爲念。一朝有變。其能盡忠竭節爲國死守哉。是士大夫不足仗也。將帥之臣。稍知殉國。而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亦豈無人。然大率得軍士之心者少。而敵軍士之怨者多。債帥之風。蓋有年矣。託營運之名。行腹削之實。軍伍之中。怨氣滿腹。威足以鉗其口。而實不足以服其心。至于偏裨。稍有寸長。專務抑遏。不使自申。疾之甚于仇讎。防之過于寇敵。非但御下爲然。而諸帥之自相與者亦然。以勢相軋。以計相傾。有請于朝。則迭爲矛盾。脫遇緩急。則不復救援。帥克在和。古有明訓。今乃不相輯睦。一至于此。何以辦大事。立大功哉。是將帥不足仗也。國家財力。盡耗于餉軍。而官軍之不可用。無惑智皆知之。開禧內寅之事。棄甲曳兵而走者。皆平日厚廩于縣官者也。其間稍以立功自見。及控扼關隘之人。大抵皆義勇民兵。萬弩手。雄淮敢死諸軍耳。近者調兵分屯。遣將四出。而卻敵兵于中渡者。乃強勇軍之桀黠者也。戎帥恥己不如。力加沮毀。且有節制民兵之請。幸賴朝廷堅執弗從。又欲自招土豪。助已聲勢。不知素養官軍。將以何爲。是軍士不足仗也。此三者。皆國家腹心爪牙之用。而無一足倚仗者。方且上下相蒙。以言爲諱。國將奈何哉。夫欲救三弊。必有三策。一曰。嚴帥守之選。二曰。併大軍之權。三曰。與屯田之利。所謂嚴帥守之選者。收

養之資乃其職分而今日軍旅為急宜擇智略過人曉暢軍事赤心體國不敢為欺者假以事權寬其財賦委以軍政責以訓練仍俾久任毋復數易其有職事修明者增秩賜金以激勸其志而不然者責副隨之能否甄別則士大夫爭于効忠矣所謂併大軍之權者沿江軍帥其習于行陣忠勇可用者宜使守極邊以展盡所長其雖有小材不足倚信者宜以漸法去毋徒為姑息統兵之政攝官掌之殺其權而損其威行之漸久聖官軍而併隸于帥守無措克之害無忌嫉之私士氣頓蘇軍心悅服而將帥之弊不復為國家之憂矣所謂與屯田之利者官軍既不足用則當以民守淮欲民自食其力則當以田給民論者皆謂兩淮在官之田少豪戶之田多不知田雖在民力不足耕黃茅白草極目無際官司若議田租之入彼憚于輸租而輕于棄田則皆官田也然後隨其多寡量以給民而助其耕種之資將見屯田之利與塞下之衆多民兵之食足而轉餉之費省矣此皆今日至急至切之務而三策之中其處戎帥行屯田二事節日甚多宜從朝廷行口置司詳加條陳亟以上聞勿事虛名務求實用誠理內禦外之良圖也臣書生妄論當世利病發于忠誠不能自已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輪對劉子校書即後上此劄

臣淺陋書生充員册府幸叨賜對再觀清光此時不言豈惟有負私心亦且有負陛下請審愚衷而畢陳之臣聞朝廷諱言邊事非國家之福也士大夫敢言邊事實國家之幸也雖然邊事外也敢言外事而不敢言內事亦豈國家所望于臣子者哉凡今之言邊事者不過曰將未擇兵未練財未豐糧識大體者又不過曰規模未立血脈未通爾獨不思是數端者其病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四肢而在腹心易謂腹心之疾規模未立血脈未通者之也血脈未通者隔之也將帥未擇忌嫉者沮之也兵財未治欺誑者壞之也陛下端居深宮不能盡知邊事則必委諸二三大臣大臣一耳目之聰明亦不能盡知邊事則必有諂諂之人朝夕相親之素或得以密窺其機優柔浸潤之久或得以巧中其意玩視變故動輒揣摩事雖迫切偷安之說先入為主漸啓荒怠之習而國勢日微稍厭忠直之臣而人才日靡規模若此自謀不給何暇謀人陛下儻慨然覺悟痛懲前失庶幾偷安者無所售其說矣邊塵一起事變萬端自非大開樂告之門何以翁受羣言之入今則備防已甚情懷難字邊境之間妄意揣度以為朝廷之上真偽不分締交先容者有所奏陳則虛事類指為實孤立寡援者或有控請則實事亦指為虛夫朝廷固未必盡然而疑似則亦有可議比者蜀事初若可駭旋以奏報失實斥免帥守漕臣自此相戒言蜀事者少矣臣得之傳聞方敵人徒汴之始倉皇奔逸可謂無措而上下之間相與辨論輸寫真情有言畢達敵以鼠伏鳥竄之餘尚有博謀並采之意我以朝廷清明之際乃自貽上下間隔之憂此微臣所以痛心也陛下儻大明公道則弊蔽者無所容其姦矣擇一大帥謀一邊守探諸輿議未必乏才而必取夫平居親倚左右薦導之人蓋曰如是而後始可信耳不知至誠許國者無不可信而平居親倚者未必真可信也抱負奇偉者無不可任而左右薦導者未必真可信也謹謹風寒之地蓋有舉朝明知用非其人而莫肯為陛下下一言者姦雄竊窺有輕我心敵人聞之謂中國何至于以負物望可當方面者往往忌嫉之說牢不可破雖陛下

亦惑之矣臣不知為國擇人何苦沮抑忠賢以快忌嫉者之私乎足食足兵有國所重經理圖維夫豈無策今陛下未有弭兵之期而先有厭兵之心好用言利之人而實無理財之術自有厭兵之心先主于胸中是以羣下之言紛紛而迎合外飾虛名而內有排正論之實陽言守禦而陰蓄主和議之心茲不謂之欺誑可乎戎帥交賄非無明禁與其懲賄賂之姦不若杜其所從入之門州郡苞苴非無明禁與其革苞苴之弊不若清其所從來之原今不務為此而曰求生財之策由是括常平之積取州郡之贏曰吾將以供軍也竭彼盈此有同兒戲不謂之欺誑可乎臣是以妄論今日之病雖蔓延于外而實根本于內欲鋤其孽當除其根偷安之根不去則規模終不可立弊蔽之根不去則血脈終不可通忌嫉之根不去則將帥終不可擇欺誑之根不去則兵財終不可治此斷斷不易之理也陛下何不超然遠覽深思內憂有甚外患而日夜講求消弭之方乎我祖宗之御天下也政事委于中書可謂專矣然必擇公忠鯁切風采著聞者使為臺諫必擇端亮守正敢于論駁者使為給舍天下之事有利有害羣臣之衆有正有邪所當彈者臺諫得以公彈之所當駁者給舍得以公駁之此祖宗嚴官邪肅朝綱之大本也今日誠體祖宗之意以行之俾任是職者不捨大而論細不避難而言易紀綱既正百官承休豈復有為偷安為弊蔽為忌嫉為欺誑以惑吾之聽者哉唐太宗英主也魏徵進諫且曰兼聽則明偏聽則闇甚矣聽之易偏而邪之易以害正也臣願陛下垂兼聽之美戒偏聽之私充元氣以禦外邪正內治以安邊境國勢日張基圖日固以綿我宋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天下幸甚

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狀

臣一介庸虛寸長茂有濫膺臨遣承乏新安良由聖朝選拔之公但愧微臣叨逾之過欲求報塞罔憚勤勞條更一葦合條五事學不足以窺體統識不足以達事宜惟以便民為心斯乃守臣之職臣昨塵班列獲親清光思欲少裨聖聰嘗獻仁之一說即蒙俞允且賜褒嘉況今圖為保障深戒繭絲施行于本州者既以仁為先奏陳于陛下者宜以仁為急條目雖異綱領則同惟欲實惠及民而已伏乞睿慈特加開納豈特愚臣之幸實一州百姓之幸一臣仰惟陛下軫民疾苦切于體膚拯民塗炭急于焚溺所以連續民命護養國脈為億萬年無窮之基可謂至深且長矣臣竊見近者朝廷行下本州及監司原申休寧縣體究賦稅事亟煩俞音多所蠲減皇乎休哉湛思汪濊罔問遐邇臣濫竊郡符日與擊壤之民歡欣感戴臣伏觀戶部看詳之辭洵見州縣情狀破其私意示以大公其言曰閱釋所申則惟供上窺名彙削不斬若乃留州送使項目責辦如初是特為私己道責之謀似非有體國恤民之念今準看詳之旨盡疏均一之思於是不特將上供數目量行減放併將州郡所得自用者亦行蠲除臣捧誦至此悚然歎服以為聖朝主張公道勤恤民隱如此叢爾小郡雖甚道蹙何敢不宣明德音推廣仁聞已即備錄聖旨張榜通衢令深山窮谷之民皆戶知之甚盛舉也抑臣又思之徽有六邑俱號饒湯婺源休寧最當沸處今休寧則被患矣其獨遺婺源乎況婺源介乎萬山五嶺之中邑最壯民最獷而財計最耗較之休寧殆又甚焉吏部出關畏卻莫前縣佐攝官苟求免過指正稅以解別邑那新錢以掩舊逋措置既無他策豫借是為良



謀一二年不知幾萬豪家富室憑氣勢而不輸官租下戶貧民畏追呼而重子產稅加以連歲不值豐登兼又屢遭回祿學舍庫務幾無子遺井里市廛焚為瓦礫挈此蕭條之邑昇諸新辟之官補綻支傾忘寢廢食極疲勞而不憚如醉夢之方醒則夫獨減之恩豈可斯須少緩雖然獨減誠是也新哀於公上屯膏於本州則是猶未能克己私也已私未克自立藩籬是先以整源休寧為二也而欲朝廷視為一體其可得乎臣今所謂一以休寧為準於本州雖有損於朝廷則甚易從苟可利民臣何愛焉尋常州郡得用之錢往往從來視為己物但知厭足其所欲誰肯瘠己以肥人弊俗既成痼疾難療在州之可獨者既不忍決舍在上之當除者亦不敢申明由其封閉吝嗇之私執而不通致使周流露帶之澤格而不下臣之愚陋他無寸長獨於公私義利之間相知從違取舍之決矧州縣事同一體財賦自合通融今欲稍寬縣道豈可專撓朝廷須先從本州除新借之私又乞朝廷減無名之斂然後凋瘵之邑始獲少蘇臣已將十六年整源拖下絀絹一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一萬五千餘貫月椿板式錢六千餘貫應是整源積遺一切權行住催本州樽節浮費代為收簇起綱惟是整空自撰之賦皆係上供及總所色目額錢太重虐害細民既非本州所可自專必欲朝廷特與減放向使無例可準向欲力行陳乞況有休寧近例整源事體一般俱從朝廷明降指揮並係監司差官講究休寧既先減放亦合例及整源庶幾可以解倒垂之急矣所以條具整源減放事件臣今已申監司公共保明同衙申取指揮懷不能已豫此控陳伏望聖慈采納施行一臣竊證本州起發上供絹綱屢年以來左幫卻回數多臣到官之始積下前政數目動踰萬計督促諸邑晝夜不停追遠榜笞紛然四出又緣向來官吏巧行改移雖有人戶姓名往往皆非元物今卻而歸之縣縣果何策乎惟有重虐吾民耳臣每執筆行移甚有慙色上下塞無由疏通左幫嚴為限期急如星火本州權無可解讓若涸冰臣區區愚慮深恐今歲萬匹來歲倍之不三五年積至數萬百姓受害無有已時于是與民圖新多方曉諭皆令加意織造可保全綱盡收臣相取信于民民亦遵從其約臣又攻究自來攤戶之弊其受于稅戶也則昂其價及買諸機戶也則損其直以紕疎難售之絹乘綱運正急之時官雖明知其奸每每陰隨其術又專揀等輩相為表裏弊多端民戶不堪誅耗用何所從出不過減絲縷之費移以塞無厭之需由是真偽混淆輻輳交集名虧稅戶實則虧官無怪乎左幫之見卻也臣痛懲此弊而一洗之凡攤戶盡行罷去專揀悉皆改差所收人戶入納之錢僅及則例應于市利廉費之用不取分毫常時所以多取者蓋緣無以飽衆人漁獵之欲耳臣今既剔其蠹復澄其源錄役官場之人並支日食之費在官之所耗者少在民之所利者多又人戶歲輸全憑朱鈔即時給付略無淹留微臣不敢憚勞官吏亦知宜力稍敢弊斷不容民皆曰向也官場邀阻乞覓之弊今皆無此患矣絹雖有加于前入自爭先而納未嘗輕用一筭亦不妄追一人諸縣間有過苛本州力行禁約徧散手榜具述臣心萬目觀瞻豈容欺誑雖然察州民之意亦有隱忍而不敢言者夫使民至于不敢言臣獨不愧于心乎何則本州素不產絹大非昇宜之比改諸新安志國初欽絹止重數兩其後不能盡遵此制然令甲所載江東一路稅絹共重十二兩獨歙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以十兩為定併下庫務不得退剝每匹折

七百三十一錢至紹興十八年戶部符每匹估價二貫足乾道三年詔以守臣納絹擾民錫秩罷之請辭曰不念繭絲之闕靡思杼軸之空大哉王言為萬世法其後議者又奏以為戶部退剝微絹屢行禁戢深惟列聖之至意顧豈愚臣之能知然觀加意于徽民乃見夫周道之如砥蓋田稅既重則物帛當輕立法公平所宜世守豈虞傳流之既久反謂寬大為不然漸欲求詳淺非初意今來所納稅絹精好委勝常年雖圖道責于目前安知可保于他日竊慮向後繼之者未必盡革兩場乞取之弊亦未必貼賠專揀日食之費又未必按時給鈔無頃刻停留之患而徒使徽民入納精好之物則作俑乃自臣始臣之所謂百姓隱忍而不敢言者此也臣因今歲夏早禱祈上天有曰咎實在臣民則何罪臣對天而發此言今又對朝廷而啓此奏則夫軫恤徽民其容可緩伏望朝廷證成平紹興乾道節次寬恤指揮每匹只以十兩為定仍證舊例行下庫藏如及上項兩數特免退剝退剝既免則全綱盡納異時既無卻回之患徽民遂有蘇醒之期祖宗舊風今日復見願不休哉且臣之所請者十兩之例退剝之禁皆聖旨也旨由朝廷而頒願可由朝廷而廢乎況臣非為已計乃為後圖若今年所起絹綱多是臣手自揀委可堪充入納斷無退剝之虞萬一有之皆係佳物民將樂受又何患焉欲望聖慈察臣出于公心徑下所屬檢舉非但使徽民受無窮之賜亦見聖朝取法祖宗愛養基本之厚意若朝廷更欲審訂即乞行下本路監司令取索新安志及節次指揮保明申奏施行一臣聞常平義倉之儲所以備凶荒也平居為有用之備則臨事無缺用之憂今乃不然有儲蓄之名無儲蓄之實臣歲在己卯嘗貳嘗川本州常平義倉正隸本廳掌管閱視簿籍米糶數百斛錢糶數百緡而已臣為之大駭一州倉儲民命所係空竭如此緩急奈何及夷攻其故乃知本州秋苗歲入止盈五萬正苗既已甚少義倉自應不多其常平坊場等錢率以敗闕為說艱于催促所入微矣而支用何其夥也若青吏若軍兵若散從直月廩之數取諸常平使其盡出于公固未甚害其間托名差使輒敢旁緣分支伴屬自開伴門州郡亦復援例其餘官屬皆有干求由是紛然不勝其衆蓄積本無幾也濫費其可堪乎臣既知其弊遂絕其根率之以身一毫無妄上而州郡下而同官盡裁以公靡容私請日積月累所蓄漸豐始焉僅四百緡今也乃踰萬緡幾二十倍于前矣秩滿之日上之倉司故案可覆也臣因此思之使天下諸郡遲之一兩歲之久皆有三十倍之多何積貯之足憂何水旱之足慮但今之居官者苟求塞責不務恤民常平使者歲歲差官州縣寮屬時時覆覈或以虛為實或指東為西上下交欺莫此為甚安在其為儲蓄之實乎臣試郡來此首以是為先但本州土瘠民貧賦煩役重每遇冬春之際或逢霖雨之餘穀價稍增民食稍缺則官開倉廩賑濟貧民蓋不待凶年饑歲流離餓殍然後為濟糶之舉也故民之所以望于官者甚重而官之所以塞其望者甚難萬口嗷嗷日冀發廩猶賴常平之外又有平糶一倉主于漕糶于本郡每欲告急即行飛申臣到任以來請之屢矣今歲夏無梅潦民戶多以早聞其所望于官司尤非平日之比也略計六邑之內整源祁門黟縣兩縣熟足民皆歡呼若歛若休事若續溪仲秋以後始獲甘霖早禾已不及時中晚庶幾可望臣之愚衷謂除得熟縣分外其早歛諸鄉若不亟拯困窮將見立填溝壑為民父母當若之何所合將常平義倉儲蓄之米多行賑糶民方倒

垂庶可寬。本州節浮費。擬擬減餘。選委官寮。置局收掌。于兩浙豐稔之邦。收羅以償元數。官無所耗。而民得所利。直至來春可以接食。且數且補。循環不窮。信乎兩全之策矣。若日擊民積。而不散。豈不大失置倉之本意。若輕于捐糜。知散而不知補。又何以爲國家異時之永圖。臣竊知體國之心。行愛民之政。既申給散之請。必爲可補之圖。非敢徒事空言而已也。若夫輕關市之征。寬租賦之入。權勸分之宜。凡可以救荒者。臣皆勉而爲之。惟夫常平一事。非臣之所得專。所乞從朝廷行下。轉運常平兩司。勿拘常程。多命濟糶。下可以副一州後望之意。上可以廣聖朝矜恤之仁。伏惟睿慈。果斷而亟行之。不勝大幸。一臣證得本州僻處萬山之間。最畏水旱。晴稍久。則農田已憂枯槁。雨稍多。則山水便見橫流。里諺云。三日天晴來報旱。一聲雷發便撐船。言其易盈易涸之甚也。故此州農田多藉水利。因溪堰水者謂之塌。鑿田蓄水者謂之塘。興工雖難。爲利則廣。修治不輟。灌溉甚多。彌望數百頃之禾。惟資一塘塌之澤。臣嘗詢之長老。一具能言之。奈何計近而忘久者。乃人之常情。趨省而憚費者。亦民之通患。本州地少下濕。滿目皆是高田。訪聞舊年。霖霖夏旱。偶值數載之內。率多霖潦之時。小民玩習目前。以爲歲歲如此。不思及時澆水。專望雨降自天。彼豈不知天時之難必哉。蓋修築塘塌。爲費不貲。徵民素貧。惜錢如命。苟可僥倖得省。邊謂卒歲無憂。其愚亦甚矣。臣因今年夏季。雨澤愆期。日夜禱祠。禱所不至。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因思水利有儲。何至煎熬若是。雖然水利之廢。罪不專在民也。向來官司施行。以塘塌爲大事。上而常平使者提其要。下而州縣佐任其詳。每遇農隙之時。舉行檢視之令。縣具圖籍。來于州。命官僚躬行阡陌。建土堦牌。以爲標識。集大小保。以定戶名。某場與修。某塘湮塞。衆目共見。不可厚誣。然後因其廢興。稍加懲勸。官既以是爲急。民亦孰敢弗勤。數年以來。恬不加察。問其主名。則含糊難攷。按其故籍。則散漫罕存。苟且如斯。可爲太息。然而墜典未久。舊例可尋。欲乞朝廷下之倉司。倉司下之郡佐。時時督促。處處舉行。若縣道視爲常程。保甲不加檢察。別委官屬。察探以聞。慢令之人。必罰無赦。如此則水利常足。農田無虞。抑臣又嘗以所聞質之鄉俗。皆言塘塌不可增。塘塌向可益。但開塘費重。難以責民。莫若刷在官之田。或買民家之產。多與陂塘之利。用濟無力之家。官吏爲之防閑。歲時加之濬治。或遇旱涸。放令流通。誠大惠也。臣偶閱故牘。見曩年績溪知縣王楫。買田一百五十餘畝。開塘六十八所。夫縣尚能爲。何以州反不能爲乎。伏望朝廷采臣所奏。行下本路常平司。盡刷沒官田產。以充開塘之用。臣亦當節縮浮費。以助興修之工。後人繼之。有志民事。又將陸續。必可有成。于朝廷無分毫費用之憂。于民間有世世無窮之利。願不馳駭。惟聖慈開納幸甚。一臣竊證本州從來多有火災。雖開出于慮慮之所不及。然由人事有所未盡。臣自到官以來。首以是爲急務。嚴保甲團緝。則擇防虞官。正副八人。皆鄉之所推重者。總之。修四隅火備。則官多置器用。且令各自爲備。而日命兵隅官察之。（案）兵隅官三字可疑。或以兵官監視四隅。因創此。置潛火軍卒。則籍定姓名。每旬番上。且給官錢糧。之凡此特項瑣行者耳。惟是依山爲郡。號爲產木之鄉。未聞遼宇高堂。盡是竹籬茅舍。融風一扇。煨燼無餘。雖屢擬災。莫知改轍。臣曲加曉譬。幸其樂從。然慮貧弱之徒。不堪營造之費。官給錢本。鳩集陶工。開其借貸之門。寬其責償之限。今則棟臺相接。氣象一新。似可頌思。

蒙齋集 卷二

二九

于未形。豈徒救災于已著。雖然猶未也。有所謂至大至急之務。衆人皆以爲不可緩者。惟魚梁乎。此梁面挹紫陽山。陰陽家曰。山之在前者。既有崔嵬崇峻之勢。則水之映山者。當有淵濬演迤之形。清輝相舍。則鬱攸退避。雖一家之學。不足深泥。然五行之理。亦信有之。向來草創之初。未遑經久之慮。擇以柵木。築以囊沙。偶值久晴。猶云可也。霖雨暴漲。聲吼如雷。溪流激湍。勢疾如箭。則溝然一空矣。臣去歲捐金錢。因舊址重加修葺。頗獲騰時。綠波接天。澄然無際。使常如此。寧非大利。但隄防不固。水勢易陵。終非永久之計。臣愚以爲若欲久而勿壞。莫若以石爲之。夫石之勝于木也。人人共曉。特不肯爲耳。一二年來。有官守者。率多苟且。卷官幣以資私藏。累巨萬而未厭。爲公家而作好事。拔一毛亦不爲。豈但石梁一事哉。臣鄙陋不善生財。粗知節用。今來痛減浮費。趨到錢一萬五千緡。見今計度工役。鑿山取石。俟冬間水落之後。方可漸次舉行。難者曰。歲非豐稔。小民嗷嗷。冬春之交。正宜賑恤。奈何興此役。以困民。臣應之曰。是乃所以救民也。獨不觀范仲淹之治杭乎。皇祐間。吳中大饑。殍殮枕路。仲淹以爲歉歲。工價至賤。乃令佛慮興土木之役。又新倉廩。吏舍民之仰食于公私者。日數萬人。監司劾之。仲淹自陳興造之由。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民無一流徙。前輩講之熟矣。今及小歉之時。與石梁之役。既可以濟貧民于目前。又可以貽利澤于悠久。誠一舉而兩得也。又何憚而不爲乎。伏乞聖慈。允臣所奏施行。

蒙齋集卷二

奏疏

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

臣準令。監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民間的實利病。及邊防事件。以聞。臣一介疎庸。蒙恩假守。寸長蕪有。下放將書。仰遵成憲。合陳五事。臣不敢泛舉不切之務。亦不敢冒貢出位之言。謹以本州實事。條畫具奏。伏望聖慈。特賜睿覽。如或可採。即乞頒降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一臣近者。恭親陛下。親灑奎畫。以興教化。新士風爲急。以涵養未充。薰陶或闕。爲憂。申飭中外。俾加訓迪。猶賦休哉。可謂深明治道之先務矣。臣所領此州。本號多士。年來教官失職。學無宗師。廉恥道喪。士習日卑。夫上有緝熙問學之君。而下無明師碩儒。以推廣德意。將恐訓辭雖切。教化弗興。天理民彝。益就湮晦。臣甚懼焉。深惟挽回風俗之趨。莫若尊禮聖賢之士。乃招致鄉曲名流。賴其表倡。遴選前廊職事。助其訓誨。朝講之外。立爲旬講。擇通經者。數釋義。訓臣躬率郡寮。入學以聽。又以廩給素薄。於佩蕭疎。遂那撥郡幣。及議歲捐緡錢一千。補助瞻養。以至先聖廟貌。諸生齋室。稍復加葺。煥然一新。由是學舍之教養稍備。會新教授葉汝明之來。臣力告以教導之方。且勉其辰入酉歸。不離直舍。躬率以正。則觀感易孚。講論無倦。則義理日新。以至研究訓詁之職。悉致驗誦習之勤惰。孳孳勉勉。不敢曠廢。又念固窮之難。所當深體。其有假館于外者。既俾入學。則每

蒙齋集 卷二

三一

月致餽以代束脩之資。其有課業精進者，欲示激勵，則不時旌賞，以爲衆士之勸。凡此所費，皆自郡出，不爲學舍之累。其區區可謂備矣。而臣區區之志，則不以是爲足。蓋興教化者，不當僅止于革面，善士習者，必當開明其本心。降衷之良，秉彝之懿，凡民莫不皆然。況名之爲士，乃不知孝弟本良能，忠信非外鑠，甘于習俗之卑陋，蔽其道心之光明，縱由科舉以進身，莫識事君之大義。國家果何賴于若人哉！臣雖迂愚，願自信其本心，每造學宮，與諸生講明此道。庶幾士心興起，道化流行，不負聖朝作成之意。如陛下以臣言爲可採，乞朝廷行下諸路提舉司、俾風示諸郡，凡職在訓導者，勿以聖訓爲空言，必求與學之實政。將見四方士風，翕然丕變。所有本州每歲助養士千緡，乞朝省割下，以憑遵守。不但一時之利，可爲永久之規。臣不勝幸甚。一臣竊謂保甲之法，所以聯屬鄉井，親比人民，深得古者比閭族黨相助之遺意。近年以來，有保甲之名，而無綱維之實。居雖比鄰，心實胡越。是無怪民心之渙散，習俗之澆漓也。臣致之此郡，保甲素具，案牘並存。姑以州城之內言之，分爲十寨，統以寨官立法，非不詳盡。然而上下之間，視爲虛名，不究事實。歲月既久，多復弛廢。臣近因講行火政，嘗會僚屬集于公所，相與商訂，咸謂若欲聯比有法，豈可統率無人，遂稽鄉評，擇衆所推服者，請充鄉官，俾之領袖。每寨或三四人，或五六人，視鄉界之廣狹，以爲人數之多寡。區畫既定，衆論皆以爲允。但糾率鄉井，本是難事。有整齊法制之術，當有激勵人心之具。譬猶善養身者，欲肢體之強于外，則必有精神以運于內。整齊法制之術，猶人之有肢體也。激勵人心之具，猶身之有精神也。故諸周官所載，月吉則屬民讀法，或書其德行遺莖，或書其孝弟睦婣任恤。今略做是意，置簿一而名曰鄉記。閭里之內，凡爲善之實，卓然有可稱者，鄰保推舉，鄉官保明，直書其事。聞之于州。本州驗實，書之于記。凡不美之事，如賭博鬪毆殺傷盜賊之類，官司隨時參照，見得界內戒謹寧謐，並無違犯，亦書之記。每遇月終，通攷所書，以觀鄉官勸率之實。有善而無惡者爲上，雖無善而亦無不善者次之。凡此二等，真可褒嘉。本州別行措置，官錢另項椿管。名曰厚俗庫，于內支錢，益以公禮。旌賞爲善之家，仍致鄉官之餽。庶使人心觀感，轉相勸勉。風俗可以漸化，臣冒昧試郡，愧無善狀，以淑是邦。每于聽訟之際，見有好貨忘義，恃勇輕生，違法悖理之事，未嘗不爲之惕然。恐懼早夜以思，何以風動斯人。惟有旌善可使不善者知恥，人心本無惡。天理不終泯，感發轉移之機，至不可忽也。臣愚不敢妄爲臆說，蓋受教于先臣。參論于師友，皆謂撫字當以風化爲先，而風化當以書善爲急。故篤信其舊聞，而欲見于行事。如蒙聖慈，以臣言爲可採，不徒可行之一邦，亦可施諸他郡。乞從朝廷行下監司，推廣奉行。其于聖化，不爲無補。一臣聞州縣本一體，利害不兩立。必存損上益下之公心，乃有與利除害之實政。臣契勸本州管下諸縣，內西安龍游常山通年二稅，多行豫借，積累寢深。遂成痼疾，臣始聞之，爲之大懼。亟加詢究，乃知前此縣道催科無方，迫于期會，不刻追掛欠之戶，惟告急富強之家。此曹非有所利，何肯與官交涉。全權收受，而坐折見錢。錢入吏手，而復多侵漁。虧損非一，不可枚舉。展轉失陷，職此之由。臣檢覈簿籍，攷究源委，見得此三邑，逐年拖下本州諸色官錢，爲數甚多。而又積壓豫借如此，雖有妙手，實無所施。臣謂不大有所更張，不可爲也。于是立爲二說，斷在必行。一曰，獨欠二日代解。何謂獨欠，證得諸邑，自嘉定十七

年，至寶慶二年，凡此三年之內，皆有拖遠。但歲有淺深，故數有多寡。逐節行刷，具盡見數目。十七年之欠，人知其斷不可催，獨之易爾。元年之欠，猶觀其或可催理。獨之已爲難矣。乃至二年見欠二稅，今舉天下皆以爲當催。執肯輕議獨減哉！臣謂救宿弊者，不顧目前之計，懷永圖者，當爲度外之舉。獨所易獨，不足以蘇民痼，獨所難獨，乃可以紓民氣。于是將二年通欠，亦行斟酌倚閣。然在諸縣，既被惠利之實，則在本州，當節非泛之支，節之于此，而寬之于彼。川實谷虛，理勢然也。臣素無能解，惟有樸忠，既不飾廚傳，以悅過客之心，又竊慮廉隅，以守自律之戒。故所入比之常歲，雖大爲虧少，然亦勉自支吾，不見其甚。臣所謂獨欠者此也。何謂代解，證得本州，雖與諸邑減免舊欠，然而獨除之後，諸邑令解，上供諸色官錢，尙數萬緡。無從措辦。今本州既欲其勿借之民，則亦豈可復催之縣。然而上項官錢，皆係起解朝廷。諸色窳名，分毫不可違欠。本州上不敢控告朝廷，乞行獨減。下又不敢督促諸縣，復行豫借。反覆紮縛，束手無策。意者，必得別項官錢，在經常之外，與之代解。然後可革豫借之弊。本州適有歲買江山酒息錢，前政舊管一萬緡，益以臣到任之後，今歲新收，可得二萬五千緡。臣不免盡捐之三邑，以充代解之數。錢之板榜，揭之通衢。閭郡之民，歡聲四起。臣所謂代解者此也。既與獨關舊欠，又與代解官錢，即此兩項，合八萬二千餘緡。凡前日積累豫借，皆可整行銷豁。宿弊一洗而盡。目今悉是正催，但所慮者，病端易開，實政難繼。繼此爲邑令者，必深知豫借之爲害，常如疾病之在身。已獨欠者，勿再催。已代解者，勿更取。杜絕蠹根，乃可爲悠久之利。臣愚欲望朝廷，割下本州證應，庶幾明白洞達。行下三邑，常切遵守，勿復開豫借之門。以貽後日之患。一臣前既陳江山酒息錢，盡捐以充代解之數矣。然猶有未盡愚悃，不可不爲陛下索言之。契勸本州，創取此酒，歲有增數。其初止因入夏之後，官糧將竭，無以接續。則取此酒以佐之。在官有倍稱之息，在民無闕沽之患。不可謂非權宜之策也。一二年來，所取至三萬緡，數益多，弊益甚。其收買也，吏緣爲姦，錢不時支。于是有酒戶患苦之弊，其搬運也，舟陸有費，破損責償。于是有人夫怨嗟之弊。其發賣也，官督吏胥，強以高價。于是有出賣不行之弊。其收息也，輕空濬漏。一切代還，于是有苦筆監繫之弊。嗚呼！始欲謀利，而終至繁刑。仁人君子，亦何忍爲此。易窮則變，變則通。弊既極矣，不可不思所以變通之乎。臣酌取中制，于舊例三萬緡之內，三分殺一，止取二萬，以新收息錢，併舊管，盡以代三縣起解。上供諸色官錢。此今歲之數也。來歲以後，此酒可以勿取。縱如今歲費用之多，亦可如臣所減之數，行之以漸。此酒斷可住罷。臣愚欲望朝廷，割下本州證應，今來所申，限以二年，務要免行。取買江山酒，是亦寬民力之一端也。一臣伏觀乾道中，廷紳奏請，處州行義役一事，謂隨役戶之多寡，量事力之厚薄，輸金買田，永爲衆產。遇當役者，以田助之。從公評議，推排役次，以名聞官。有協比輯睦之風，無爭鬪訟之俗。當時皆稱爲利民。朝廷即從而允。自時厥後，州縣推廣而奉行之者，蓋相望也。然而義役之在州縣間，能保守于悠久者，不一二。而廢壞于不旋踵者，常十百。其故安在。蓋差役之利，在吏而不在民。義役之利，在民而不在吏。差役如舊，則請刷之門開。義役一成，則漁取之路絕。非得仁守廉令，出力以維持之，其不乘間伺隙，沮其謀而敗其成者鮮矣。臣自領郡符，首訪此邦義役之利病，知諸邑間，有已結集去處，歷歲寢深，或多廢

弛。有上戶併吞義役之田而至于壞者。有都內貧富改易不常。而至于壞者。有逃絕稅賦。官司強抑保長。而至于壞者。有重難科配。官司困苦保正。而至于壞者。有役首不公。額外敷率。乘戶交怨。收取元產。而至于壞者。縣道方將以差役為利源。豈復問義役之成否。法日以弊。民不聊生。環千里而為守者。忍坐視之乎。臣知其然。深欲講明而經理之。以諸邑版籍不明。病于豫備。苟持心欲速。輕易舉行。則收斂之無據。推排之不精。利未必形。而害已先見矣。故臣志雖立而事未舉。勢雖可而謀未堅。職思其憂。反覆繇釋。靜言尸素。亦既周星。方將控忱請以巧開。奚敢任斯責而集事。然而探之于理。或可講行。縱不能玩燭歲月。効尺寸之微勞。豈不能開創其端。決此邦之大計。況豫借之弊。已遂蕩滌。失陷之稅。可以推尋。經界料量之事。固未易言。結集義役之圖。不妨漸舉。惟是人心難一。公論易搖。自非稟廊廟之明議。何以杜豪家之異議。臣敢冒昧有請。欲望聖慈。俯賜睿斷。如許本州講行義役一事。即乞割下。特從所申。卻容逐一條畫規。模續次申開。朝省遴選強明之官。分任勸率之責。不苟目前。期為經久。實千里生民大幸。

江東上封事（卷）本傳由知州劉時所上

臣將指外服不當出位言朝廷事。傳聞今月三日。京城火災。延及宗廟。三省臺部。百司庶府。以至民居。大半灰燼。奔避而死者。數亦不少。此殆皇天震怒之極。國家殊常之災。四方聞者。莫不駭懼。臣子苟懷愛君之念。正當度越拘擊。披瀝肝膽。感悟上心。挽回天意。今朝廷若止將失火之人。梟首示衆。而陛下又不過避殿減膳。僅舉一二典故。止作常事施行。乃欲轉災為福。此必無之理也。且乖氣致異。蓋有漸漸。敬天之怒。當謹幾微。陛下不思連年荒歉。民窮無告。流離餓殍。填委溝壑。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星行示變。莫非兵象。今夏水溢。三月不退。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閩中江右。寇暴相挺。章貢肝江。叛卒繼擾。敵兵犯蜀。播我襄漢。草寇起。迫我畿甸。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董仲舒有言。天出災異。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陛下歷觀數年以來。災害詭告有之矣。怪異警懼有之矣。天之于陛下。其仁愛切至如此。而陛下猶未之悟。今京城火災。可謂傷敗之證。天意震怒。至此已極。陛下不于此時。深念致災之繇。亟思銷變之道。翻然悔悟。痛自刻責。臣恐天怒益烈。甚可畏也。臣聞變不虛生。緣事乃起。臣請言所由起者。宮壺既正。嬪御復增。耽樂是從。虧損聖德。果天意耶。臨御以來。羣心顛望。未聞總攬。惟事仰成。果天意耶。國有忠賢。實為元氣。摧敗困沮。生意幾絕。果天意耶。上下不交。以言為諱。錯口結舌。相習成風。果天意耶。其他如姦賊之吏。充斥州縣。推剝膏血。苞苴肆行。私家之積。過于公家。怨讟交興。災變遂作。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產禍之胎。端在于此。昨者禁屠之火。中外固已驚異。今乃災及太廟。陛下念到祖宗。寧不哀痛。況迫近君門。是欲使陛下反躬修德也。延及三省。是欲使大臣戒懼悔過也。又及御史臺諫院。是欲使風憲之地。昭明公論也。又次及六部寺監。是欲使舉朝之士。洗心滌慮也。上天震怒如是。猶未忍違忘仁愛之意。故令陛下目擊心解。改弦易轍。備向謂鎮靜可以應變。毋乃愈重天怒乎。今日下詔罪己。陛下必所不憚。但應天當有實事。空言何足動人。卻恐詔令之出。稍涉泛常。施行之間。無所警動。四方百姓。必謂陛下當如是之災。而實未嘗知懼。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于是有大失望矣。事幾所

在。間不容髮。上關宗社。臣實寒心。是用不量疎遠。罄竭愚衷。臣願陛下下哀痛之詔。盡革往愆。清心寡欲。躬親庶政。減嬪御以肅宮室。進忠賢以重朝廷。排斥儉諛。獎扶謙直。誅錮貪虐之吏。丕變苞苴之風。日與二三大臣。開示大公。屏絕私意。如此而天怒不回。災變復見。則雖碎臣之首。以懲謬妄。臣不悔也。國家安危之機。正在今日。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應詔封事（卷）本傳此封事亦提點

臣仰惟陛下。肆頒手札。繼發德音。以回祿擺災。近在京邑。側身引咎。博求直言。深見陛下。祇畏天威。悔過修德之心。臣未奉詔之前。嘗于九月十九日。首騰奏疏。上徹天關。謂答謝明譴。莫若下詔罪己。今求言之詔果下矣。臣苟愛身忘國。不復盡吐肝膈。少効懇款忠愛之義。以仰禪聖明之萬一。是臣大負陛下也。陛下縱不誅臣。天亦將誅臣矣。謹上封事。惟陛下垂聽焉。臣奉讀明詔。至所謂痛哭流涕。何以贖愆。不覺仰天泣下。知陛下真有此心。是以真有此言。決非緣飾于辭令者。所能為也。且夫災起都城。天意何在。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耳。陛下深居九重。四方雖有危急之事。君門萬里。烏得盡知。左右之臣。雖知而不言。疎迷之臣。欲言而無路。所賴以丁寧告戒。一悟聖心者。惟天而已矣。天謂寇盜縱橫。民罹殘虐。室廬邱墓。往往為墟。大傷孝子慈孫之心。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延燎太室。驚動神靈。俄頃之間。化為灰燼。雖雖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謂所在州縣。水溢為災。江湖城市。莽為巨浸。生之具。漂沒幾盡。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公宇焚蕩。居民荒燬。衆大之區。變為瓦礫。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又謂頻年以來。干戈滿眼。老稚轉徙溝壑。壯者流散四方。亦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都人避逃。號呼道路。上及朝士。靡舍為灰。骨肉奔迸。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又謂歲屢不登。餓殍盈野。公私之力。耗于賑荒。迄今饑民。氣息尚存。狀如鬼質。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都城被焚之家。悉仰贖給錢粟。易竭民饑無窮。其間死傷之人。卒致銜冤于地下。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夫內之形徵。即外之形徵。外之氣象。即內之氣象。姦邪導諛之人。競欲以甘言佞辭。蔽陛下之耳目。而天心仁愛。特以氣象形徵之彰。彰者。開陛下之聰明。使陛下雖不日接四方萬里之事。而天威赫然。曾不越乎咫尺之間。嗚呼。何其陛下之深。而愛陛下之切也。然則陛下思所以悔己過。答天心者。可無以踐痛哭流涕之言乎。且臣聞之。憤切之言。激于事變。修省之實。決于力行。凡人一語之發。尚當表裏相符。大哉。王言。誕告萬方。不特人聞之。天亦聞之。而可不求所以實其言耶。陛下所謂痛哭流涕者。蓋一時憤激之辭。已而息。久而忘之矣。今日求言之本旨。正欲以昭示修省之實。共圖銷弭之道。陛下對越上蒼。而陛下下盡吐之。且陛下為宗廟社稷生靈之主。必當以宗廟社稷生靈為心。自臨御以來。于今凡八祀矣。陛下所恃以安海內者。蓋曰。宰臣輔翼于下。真魚水相得之歡也。而宰臣所恃以鎮服人心者。蓋亦曰。陛下臨照于上。真風雲際會之辰也。然而中外多事。國步孔艱。宰臣之勤勞。亦已至矣。三數年來。積勞成疾。猶不避事。陛下正當深加體恤。以全君臣之誼可也。何為高拱無營。自暇自逸。而獨使宰輔以有限之筋力。當無窮之憂責。夫君相之間。其合也甚難。而其全也尤難。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釋者曰。忠信

爲周忠信云者不事形迹純全無僞之謂也陛下以忠信待幸臣幸臣以忠信事陛下向也謙沖退託而未遑親政今也國事明習而總攬萬幾在我初無私意而天下信其當然之謂忠信是之謂全君臣之交若夫臣有所顧而不得以自遂君有所爲而不果于自善君臣苟避嫌疑不用其情而舉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故泛泛焉付之無可奈何固已不能上當天心矣及其患生于所忽災起于非常僅欲以區區之空言掩天下之觀聽吾誰欺欺天乎且陛下先以習安玩常之見入乎胸中而或者從而附和之曰今日之災乃天數非人事也又曰直言不得不求非必盡聽也又曰他事不必改更惟汲汲于營繕可也暨乎土木畢興輪奐復舊陛下晏然處之不思改絃易轡今日素服避殿之心復轉而爲荒耽酒色之心今日減膳徹樂之心復轉而爲平日般樂怠傲之心今日求言修政之心復轉而爲平日不親庶務之心陛下既自處于無爲乃朝夕督責大臣以有爲而又適遭乎搶攘多故之秋寇賊之未息羽書之旁午東淮尙煩區畫西蜀更費隄防敵人求和意猶叵測使命輕遣或貽後悔蓋此責任憂慮萬端陛下盡欲以委宰輔耶臣恐非元首起股肱喜之義也天下之命寄于陛下陛下之命資于宰輔宰輔又資于執政臺諫侍從百執事之人等級相承血脈相貫必也陛下以奮厲興起之意率先于上然後精神之所運用風采之所振發機括一轉羣聽咸新雷動風行捷若影響又何患人心之不悅天意之不解乎陛下若徒謂一時憤切之言形于紙上者足以回天心不知修省之實關于政事者乃所以消天譴則所謂痛哭流涕亦空言而已虞書曰后克艱厥后孔子曰爲君難盡謂夫尊居九五事繁責鉅非可以易心處也若如陛下盡誣其事于人而憂懼不切于己則爲君者何其甚易而不難耶臣願陛下澄心定志深思痛省今日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立政當以天下而用人當以天下而用行至公無私之大道全保護宰相之大體率勵羣工大明黜陟變委靡衰弱之陋習爲滌蕩振刷之宏規斷自聖意灑然與天下更新如此則宗廟社稷可使久安天下人心可使咸悅而皇天威怒庶其可回矣不然乾綱不振政事不親國勢朝綱日就萎茶天意謂陛下爲如何謂宰臣爲如何日監在茲凍凜乎甚可懼也陛下以直言求臣臣發于忠愛不容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誅殛惟陛下下裁擇取進止

### 蒙齋集卷四

#### 奏疏

戊戌風變擬應詔封事

臣仰惟陛下祇畏天威益隆聖德因風雨震凌之變惕然恐懼以避殿減膳爲未足迺親瀛宸翰布告中外俾大小臣僚咸以直言來上聖心篤切已足上格穹蒼矣臣昨廁從列茲叨祠廩目擊變異痛心疾首雖抱沈痾屏處衡茅其敢以是爲解而不思所以仰答清問是用披瀝肝膈粗陳管見惟陛下少垂聽焉臣聞聖帝明王之世天道順于上地道寧于下故無疾風苦雨之災無地震水涌之變此皆盛德感召之所致也而自今夏以來地震屢矣迺七月七日白虹夜見虹蜺母也越二日而颶風挾雨大肆威虐人皆曰颶母之見此先兆也臣則曰先兆之見不在乎白虹垂象之時而已著于地震示變之日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且夫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于是乎風靈流形發生庶物斯其所謂神氣者歟夫何神氣之發有乃反爲庶物之殃不爲祥風甘雨乃轉而爲災爲沴殆有甚可怪者焉土宇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漂蕩室廬矣民人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傷害民命矣物產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垂成之稼掃地無餘一飽無期餓殍將見矣地震兆其端而颶風煽其毒是其各果安在歟夫地載神氣而聖人之神氣實與之相通流通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作書者以爲舜之德即舜之所以爲神氣也清



明在弱氣志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記禮者又引松高之詩而繼之曰此文武之德即文武之所以為神氣也成王之神氣微有所符故大風假禾昭示禮告及夫啓金縢之書發悔過之語而反風起禾見于不旋踵之頃當是時成王之神氣其精明與舜同亦與天地同故一念感召如響斯答然則今日之變天道未順地道未甯震動漂搖災異交作無庶物歸生之應而有蕩折摧敗之憂陛下亦反躬內省豈吾之神氣有虧于古之帝王而然歟臣竊謂天覆地載人物處于其中同此一神氣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聖聰明作元后實所以為神氣之主也此歲以來兵戈滿目乖戾之氣上干陰陽西蜀破矣荆襄殘矣淮甸拾獲江湖撼搖民人死何可勝計今又先之以地震重之以風雨凡平時之林然而生蔚然而茂神氣之所發育者率皆憔悴蕭條觸目酸鼻而又物價翔踊日甚一日民將無所得食直立而須死耳夫民物之生皆地之所載而天之所覆也今天愛其道地愛其寶但見窳穢衰頹之形莫視窳明寢昌之象可不為之寒心哉雖然亦豈無道以處此臣敢科別其條以告陛下夫天下皆猶一身身以神氣為主神氣精明然後骨力堅強血脈流通吾身可以久安而無疾治天下亦然心源者神氣也人才者骨力也兵財者血脈也日一身而宮閣自宮閣而朝廷自朝廷而天下所以主張是者神氣也所以運動是者骨力也所以流行是者血脈也陛下澄其心源則神氣充矣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強矣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脈通矣故天下之機括惟在陛下之一身而已且端平未更化之前姑置勿論自更化之後陛下所歷之艱險變故不為不多而所以動心忍性者不為不至矣不知陛下因災異而神氣遂為之消沮乎抑因警懼而神氣愈為之精明乎夫憂窘則怵惕安平則弛緩常人之情耳聖帝王純一不二之德則固不當若是也臣願陛下悼念災變之可畏深思平日之過愆痛自懲艾以陛下之心對天地之心變異卒起之時固當俯躬自省變異漸息之後尤當兢兢自持此心所存慄慄然常若首風怪雨拔木發屋之變臨乎其前絕荒淫之嗜好戒宴安之煬毒杜羣枉之邪徑伸忠賢之正氣燕居深處與治朝聽覽之際同一莊肅妃嬪進御與經帷講學之時同一敬畏勿以屋漏閣室而自肆當以天鑒孔昭為可懼勿以借曰未知而自恕當以人見肺肝為難欺視聽管攝乎天君而毋以外物汨精神幾務盡付于至公而毋以私昵寄心腹斥一時寬釋之邪說而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責不可有一日之暇逸屏目前玩志之細娛而深念藝祖皇帝之金甌不可有纖毫之闕損如此則大臣不敢養驕以惰股肱小臣不敢養諛以惑耳目近臣不敢養妄以稔藩牆之禍遠臣不敢養寇以遺宗社之憂君臣上下置此身于岌岌至危至險之中天地神祇惻然感動將擊而還之于至安至固之域矣臣所謂陛下澄其心源則神氣必充者此也人主無職事惟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史稱郭公之所以亡在善善而不能去惡惡則何遑至于亡惟其顛倒錯亂莫知適從當用者如轉石當去者如拔山卒之正不勝邪忠不敵佞倭哪滿朝則中正路塞是以終陷于亡耳陛下收攬威福凡所進退之人不勝其衆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往往賢佞迄無一定之守人謂陛下剛斷之不足臣竊窺陛下近年以來未嘗不欲用剛也

特在乎審而行之耳斷在必用者宜施之于君子而勿誤施之于小人斷在必去者宜施之于小人而勿誤施之于君子則得其所謂用剛之實而不蹈郭公之失矣今陛下未能別白賢否之真但懲往時議論紛紛異同之弊遂以安靜為尚然所謂安靜者惟苟同而已爾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居所謂否臣亦曰否以苟同為賢其意將以求安靜也殊不知是非非力爭明辯合天理當人心乃所以為安靜阿意順指媚上諂下無所救正蕩開篋則雖求為安靜乃所以為大不安靜耳今災異數見天怒未釋怪微日新民情易搖尚得謂之安靜乎本朝歷歷嘉祐間羣臣可否相濟至熙豐而并為一談元祐諸賢亦可否相濟至紹符而又并為一談由今觀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委靡至近年極矣臣之愚見竊謂勿以己意為逆順而以義理為逆順勿以同異定取舍而以是非定取舍庶乎陛下不受人之欺而國家享得賢之實今也不然脫遇有一任便有一除授則左顧右盼輒與乏才之歎正如風痹之人縱緩不收四肢百骸不為我用謂之骨力之強可乎陛下赫然聖明照臨于上破苟同之說闢大公之途使天下人才踴躍奮迅乃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矣臣所謂陛下下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必強者此也今日急切之務兵財二事而已論者但知逐末忘本臣竊惑焉自古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速掉一世無兵而立有兵無財而立有財蓋其精神志念沈深果斷幾未至不輕舉以先事勢可為不遲疑而失時挫而愈厲弱而益壯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立兵財本一事血脈本相通今析而言之執政各主其一不識兵而非財何以養財而非楮財何以辦苟不通為一體大作規模洗滌積弊而一新之臣未見其可也厥今中外所養之兵與凡屯戍沿邊者不為少矣而猶苦于無兵楮幣布在天下者凡四十萬有奇其數可謂至夥矣而猶窮于無財此豈拘泥常調者所能變而通之哉陛下必思夫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速掉一世者何術而致此彼惟不以常調處之危中求安死中求生故能易禍為福如反掌之易耳是故思兵之少而言增募者謬說也思楮之不行而言秤提者尤謬說也舉朝羣臣泛泛如河水中水而陛下又未嘗毅然振刷有所改作又烏能救今日傷敗危亡之天下哉或者乃曰論事易行事難今欲振刷改作必思如之何而發端又如之何而布置又如之何而究竟可也臣應之曰今日非不可振刷改作也特患未肯振刷改作耳如陛下果肯振刷改作必有其道矣且陛下亦嘗以自昔人主處艱險危急之極者而思之乎彼口之所食者何食身之所服者何服宮嬪凡幾替御凡幾內外有冗官冗吏否乎有濫恩橫費否乎與土木否乎侈宴集否乎獻議者或及此則笑曰是不過節用耳所用如邱山而所節僅涓埃此迂談耳臣之所言矣止曰節而已哉直欲陛下如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速掉一世則必思坐臥仰薪飲食營營真如越王句踐可也必思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真如衛文公可也夫如是天下將曰萬乘帝王而所食如是所服如是是真欲與邦矣是真欲洗一世而更新矣妃嬪耶替御耶土木耶宴集耶必能奮然大從減省天下傳誦曰今日汰某人矣明日又罷某事矣冗吏耶濫恩耶橫費耶必能確然痛加裁抑天下傳誦曰今日下某令矣明日又革某弊矣陛下立心務在必行決不朝作而暮止朝廷議論至當歸一寧有甲可而乙否萬一左右之臣逢迎陛下之意以為方今事勢未至危殆之極何必先為苦節窮蹙之態是說也乃害陛下之儉德

者也。所宜深警而亟斥之。或以爲方今幸而人無橫議。何必爲此紛更。張皇之舉。是說也。乃沮陛下之從善者也。尤宜明辨而力排之。陛下胡不思夫夏少康之興。僅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謂至微矣。尚能振作興起。挽回衰亂之邦。復爲隆盛之勢。陛下視少康之時。豈不尚易于幹旋運用乎。梁武帝爲侯景所逼。自知必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嗚呼。代天子子。撫有萬方。危迫困辱。至出此言。書之史冊。貽羞千古。當其尙可救藥也。意而不奮。及其不可支吾也。猶不知悔。自昔然矣。可不懲乎。今日之事。不問智愚。不拘中外。同然一辭。皆曰。巧婦不能爲無薪餅。甚者則曰。國將與楮俱歿。其言固切。而論及于振刷改作。則又皆曰。陛下猶未之肯也。不特陛下未之肯。爲陛下左右之臣者。皆未之肯也。毋乃以爲妨己。而不暇計國乎。不思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計國乃所以爲己計也。陛下躬率于上。將有管晏爲時而出。如陛下猶欲以平時架漏之具。而施之于傷敗危亡之天下。則雖有管晏。猶不知爲陛下計。而況未有管晏乎。夫管晏孔門之所差稱也。今欲求其所差稱者。尙不可得。陛下亦可反而思之矣。人主天下之利勢也。陛下操賞罰之利勢。于掌握之內。惟在乎善用之。則天下何難治之。有臣所謂陛下。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脈必通者此也。抑臣復有獻焉。上以言求下。下以言應上。勿謂言爲無益也。臣竊思今日之事。復有十條焉。號令率多反汗。取輕天下。今當慎重其所發。一也。賞罰未行之始。天下已生疑心。今當示信而勿惑。二也。所在軍情不安。敢于陵犯紀律。今當厚恤而嚴法。三也。災變之後。小民艱食。皆將驅而爲盜。今當招糴以弭姦。四也。秋高馬肥。敵情巨測。區處邊面。已爲後時。豈容更復修廢。五也。督府制關體統相關。所宜戒飭一心。以國事而滅私情。六也。監司按行諸路。務徒致煩擾。亟宜別行措置。七也。州縣體量田租。務在實惠。及下以固民志。八也。湖漕交子。盡合易以銅楮。通後所以寬此。備是說可行。亦當早有定論。九也。安邊所之積貯。合議區畫。毋致陰消潛耗。十也。此十條亦相足以裨未議。然臣不敢掇拾細微。以瀆聖聰者。蓋以治天下。必使神氣精明。自然骨力強而血脈通。凡此末節。有不勞餘力而自舉者。陛下毋以神氣之說爲迂。稽諸天地。驗諸人事。今日之變。非向時火災之比。蓋火災僅在京城。未爲廣也。今之水災。偏及外方矣。不戒于火。猶可諉曰。居民弗謹。遂至延燎。水災非細故也。我宋以火德王。天下先朝河決爲災。猶且上下恐懼。風雨肆虐。至于此極。陛下其可不奮志力行。一反寢茶之光景。而爲興隆之氣象哉。詩曰。惟昔之富。不如時。惟今之效。不如茲。又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臣賤性。朴慙懷不自已。幸值陛下導之使言。是以一吐狂僇。惟陛下裁幸。

秘書少監上殿第一劄子

臣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廣開獻言之路。而羣臣交進互說。大而朝廷之綱紀。微而田野之纖悉。遠而邊鄙之變故。近而宮闈之奧密。臣下言之。可謂詳矣。陛下聽之。可謂熟矣。而至于切陛下之身之心者。固雖言及一二。而未有懇懇惻惻。竭盡忠愛。不顧忌諱。不避嫌疑。爲陛下盡言無隱者。臣一介疎遠。去國一紀。茲叨寵渥。幸覲清光。敢不一吐其愚。以報陛下知遇。臣嘗讀無逸一書。蓋周公晚歲所作。字字真實。吐肺腑肝。非徒紙上空言而已。觀其論商周享國之脩短。明示兩途。若曰。由此則金玉厥躬。而養壽命之原。由

彼則斷喪戕賊。而失性命之正。故凡受病之根。伏于隱微。而萌孽易生者。周公皆一一先其未病而藥之。蓋適情肆欲。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懼其窮極民力。以快耳目之娛也。輕改舊章。是民動衆。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懼其驟更數易。而無堅凝之守也。不恤衆怨。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懼其怨怒繁興。隄決而川潰也。淫刑窮兵。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亂罰無罪。殺無辜。懼其輕視人命。路熟而手滑也。老臣忠愛。先事豫防。列此數條。陳若金科。苟犯其一。害已可畏。兼犯數者。危乎殆哉。嗚呼。周公受文王武王付屬之任。恐恐然惟懼成王。不自愛重。則于吾書爲有負。故其勤拳真切之意。必欲始終保護成王。全而歸我文武。庶幾無慙于託孤云爾。然則無逸一書。固切于成王之身心。尤萬世帝王之藥石也。恭惟陛下。勇智本乎天錫。聰明冠乎羣倫。猶且孜孜勉勵。崇儒興學。其于帝王之道。蓋已昭合無間矣。抑臣猶願以無逸爲陛下告者。蓋臣即書以驗今日之事。如印券符籙之相契。殆若端爲陛下而發者。不可不精思而深省也。且陛下固知節欲之流。以保天和。持儉戒之念。以彌德性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則未敢以爲慶也。譬彼蔓草。暫爾芟蕪。春陽一轉。其然復生何則。元有蔓草之根。固與無宿根者不同也。泛觀天壤之間。嘉禾與蔓草。同受一氣。而不能兩立。嘉禾茂則蔓草不殖。蔓草榮則嘉禾必枯。反此理以觀此身。物欲之根不去。則性命之基不牢。性命之基欲牢。則物欲之根當絕。陰陽消長之理。斷斷乎有不可誣者。而況女德無極。易以溺人。剛制于酒。克終實難。尤陛下所宜兢兢戒謹也。陛下固知體恤民情。而不至積怨譴之憂。存心仁厚。而未嘗萌嗜殺之念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亦未敢以爲慶也。數年以來。江湖湖浙。寇亂交作。吾民死于征斂。死于徭戍。死于兵革。否則死于饑荒者。何可數計。重以楮令日變。物價日增。民生無聊。怨譴並起。昨者中原可乘之會。臣下獻規恢之策。淮襄困于饑餉。百姓踏于道塗。偏師輕動。棄甲而復。然則陛下雖不疲民力。以召怨。而民力至今日而竭。陛下雖無嗜殺人之念。而民命至今日而殘。孟軻有言。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無以異也。陛下心甚仁于百姓。而百姓怨乃歸于陛下。凡無辜而死者。雖非陛下殺之。猶陛下殺之也。無逸之終篇。論帝王開小人之怨。則皇自敬德。大哉敬乎。敬心常存。必不瀆于情欲。必不移于玩好。必不勞民。必不佳兵。天下欣然戴之爲君。而又何怨之有。不然。兢兢一或少懈。邪僻乘間而入。侈心虐政。捷出無端。其極也。民皆皆怨。怨之不已。至于毀譽之不已。至于誹謗于萬口。怨萃于一人。故周公痛切而言曰。怨有同是。蓋于厥身。此怨不歸于他人。而身實當之。然則人怨乃移爲己。禍人乃所以自禍也。勢一至此。雖欲長享天祿。以綿無疆之休。其可得乎。且夫逸欲之極。至于輕殺。而原其根本。則始于一念。蓋一念喜功。伏藏于中。始若甚微。炎炎不已。易以滋熾。及兵端一啓。小不如意。則遂欲而藏之。夫斂之固是也。然臥薪嘗膽。果爲何事。敵國外患。所以進德。又豈容信甘言而弛武備乎。臣恐前日之輕舉。與今日之宴安。其爲逸一也。抑臣又聞之。勤者逸之對也。人皆知勤之爲無逸。而不知徒勤亦逸也。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乃叢脞非無逸也。正使日御輕帷。親近儒生。若可以言勤矣。然耳聽經訓。而

身不行焉則雖動亦逸耳是故專心致志自強不息是謂無逸聽之必行行之必力是謂無逸出而與講讀相親是心也入而與妃嬪相處亦是心也無作輟無暴寒是謂無逸斯道也在大易謂之生生在魯論謂之仁壽斯須放逸則生理息一念暫離則仁壽虧甚可畏也甚可懼也周公所以保護成王至于壽考者正以元老大臣其責切已故耳陛下可不深念于此哉臣竊者將指江東因辛卯鬱攸之後嘗灑忱懼力言逸欲之害時朝廷以言為諱抱此孤忠無階得達今公道開明樂受忠言臣敢復以此說一悟聖聰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秘書少監上殿第二劄子

臣聞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陛下新更大化正天地變化人物蕃盛之秋也臣竊怪比年以來百物日漸衰耗小民愁苦大不聊生臣濫叨塵節十有餘年其在江東也既目擊凋殘窮悴之態易守富沙所見尤甚于江東旋被奏事之命道經三衢視臣七八年前假守之時氣象大異猶可諉曰寇實使然及歸抵四明則蕭條之狀與三衢同人人嗟咨家家歎息耆老之人亦云前此未見臣心甚駭之天地生物何有終窮今物耗且貴氣象蕭條豈無所以然之故歷觀史冊所載大抵物貨衰少井邑荒涼往往不見于隆盛之時而多見于叔末之世當其隆盛也公道開明衆賢彙進布列在位蔚然輝光凡融結于宇宙之間者無非瑞氣之成象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物產蕃阜乃變化之餘效耳及夫叔末之世佞倖馳騁賢智抑鬱上下怠玩精采萎茶凡形見于天壤之內者景象迫促而不舒物產壅閼而不暢無復明慶昌之勢而有日銷月鑠之形亦理之所必然耳多賢則潤澤豐腴乏財則膏液枯竭已事之驗昭哉可觀今日豈不多賢歟更化以來招徠者艾登崇俊良一反天地閉塞賢才隱伏之徵則當有天地變化萬物繁阜之效今也賢才衆多而物意焦枯如前所陳者何歟豈氣數至此而微有非人力所可挽回歟抑變衰為盛必有旋轉造化之妙而非時賢之所能及歟否則衆賢雖聚本朝而分職授任未能各當其處坐觀者多而任責者少歟否則陛下雖有好賢樂善之念未免貌敬心疎彼之有所抱負者實未能展布歟是數者之中必有一二于此矣而臣又竊有隱憂者深恐悠悠歲月積用未應陛下亦見在朝之士所謂醇儒雅望者略無揀弊新奇之策必將漸起厭心且別求夫輕銳有才之人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譬猶抱沈痼之疾風寒暑濕之所凌薄其受病固非一日積漸耗散生意繼一髮耳氣象蕭條則其病證也人材則賢也計畫則藥方也有善醫焉未及盡用其方乃遽更他醫雜試而輕攻焉則一髮生意所存幾何今日所用之人是也而所以用其方者未也陛下胡不集在朝之彥如慶歷開天章給筆札俾各條陳當世之利病何以振朝廷之綱何以裕國家之計何以濟生民之急何以壯邊鄙之勢察脈觀證對病用藥鑿鑿精實勿使空談上之人擇其尤的切可行者使各竭力任責課功計效凡布列周行者不至虛度光陰粉飾觀美則事振起物物精神昔日血氣之微弱未有不轉為強盛苟徒慕賢人衆多之名而無庶明勵翼之實使賢者仰屋竊歎而儉人刻鵠之說得以投隙而入則元氣先蹙而血氣隨之其銷鑠耗竭決不止如今日而已臣來自遠方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願陛下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

毋致少有轉移君臣上下苦心刻意是究是圖將見薰為太和民物蘇醒享變化蕃盛之效消閉塞隱伏之機特一轉移之間耳惟陛下篤信而力行之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取進止

某口奏臣一介庸愚濫叨塵節于今一紀自陛下臨御大寶未獲一親天顏課蒙陛下記錄撥實冊府茲有管見仰祈聖德之萬一聖語云卿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卿所陳備見懇惻某奏臣奉陛下寬大不敢不竭盡此心讀第一劄至無逸一書非特切于成王之身心實萬世帝王之藥石聖語云此書周公說得切至真可為後世人主之法某奏臣得于道路咸言陛下聖德日新近日于逸欲之事戒之甚嚴更願終始如一則無媿此書矣讀至其極也民用肯怨怨之不已至于聖學之不已至于誦誦于萬口怨萃于一人聖意悚然首肯再三讀畢某奏臣劄子中說未盡更容敷陳乞陛下垂聽陛下試思逸從何起豈不曰從念上起念從何處起但如此說便認作心若認念作心元有這逸底念心譬似月念譬似雲月本來光明皎潔雲起則掩月雲散則月之明如故心亦如是此念起則心昏念不起則心之澄明純一素來只如是又奏陛下何以使得這念不起上改容問如何某遂奏臣以為陛下若欲念不起只須周公先知稼穡之艱難一句大抵人主不可頓放己身在富貴崇高中須是頓放己身在艱難辛苦上天下最辛苦莫如農夫陛下豈可萌宴安之念直須將吾身不作萬乘帝王看常把農夫相並看這艱難辛苦滋味果不忘记于心自然逸欲之念不起矣聖語云是某又奏陛下御經筵講致知格物誠意正心可謂詳熟今觀此書周公首言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此是致知格物最要者知艱難之事則妄念不作此之謂誠妄念不作則本心之純明更無纖毫病痛此之謂心正天顏甚開納連云卿所言極當極當第二劄讀至今日豈不多賢歟更化以來招徠者艾登崇俊良聖語云今日用賢區處得當否某奏陛下好賢樂善出于中心向來公道鬱塞賢者屏伏在外自陛下新更大化衆賢彙集自今氣象甚佳但當委任而責成功聖語云正緣無人肯任責某奏若不任責虛度歲月深為可惜目今朝行間非不濟濟可觀然須實以國家為心竭力盡瘁乃克有濟此在陛下興起振作使之趨事赴功可也聖語云此專在上之人率勵之耳讀至陛下見在朝之士所謂醇儒雅望者略無揀弊新奇之策必至于漸起厭心則將來別求夫輕銳有才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口奏醜儒雅望者固是體國但恐陛下以為遲鈍則厭敷之心生此斷斷不可陛下有一有厭賢之心彼之巧伺旁視者提出而乘之陛下入其言而不自覺利害不小聖語云是是讀畢上又問近日日格幣之價日益減削秤提無策如何則可某奏此事雖是監司郡守之責然其機括卻在朝廷若監司郡守不過小小術數行之一路一郡耳縱使秤提略起終無大益況一處買稍高則他處皆轉輸而至併這一處壞了聖語云正是如此某奏臣謂朝廷若要做規模只是減印造之數但今日百需皆要會子如何省得臣又反覆思慮只有節用一說雖是老生常談卻切實用只如陛下昨輕動師旅所幸收得速若不收斂兵費豈易支乎陛下省得這一頭項是即多多少少會子如此等類每事節省自然見效此不可以立談盡也聖語云卿所奏皆當若有所見可奏來某奏聖意開納如此臣敢不竭其愚

蒙齋集卷五

奏疏

右史直前奏事第一劄子

臣猥以庸虛。屢膺誤渥。擢司記注。直前奏事職也。今事之當言者。奚止一端。陛下樂受盡言。不以犯顏為罪。臣豈敢苟為誠默。以上負明天子知遇哉。臣近者密侍經帷。因論聖人之剛德。嘗啟陛下剛之一字。最切于陛下之身。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實未識所謂真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申根為對。子曰。根也。慈焉得剛。夫剛與慈。似非對也。而孔子必對言之者。蓋有慈則我為物役。無慈則我能役物。我能役物。非真剛乎。有慈則私意橫生。無慈則與天為徒。非真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此也。中庸所謂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連髮之私喜私怒。則鼠隙由此開。有纖微之旁蹊曲徑。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慈惡望。慈之真剛。克已復禮。謂之真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略。然君子不敢以真剛許之者。正以無帝王宅心密察之功。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奉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納納。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者天下利勢。何事遲疑而不決。誠以為不斷耶。可恭顯之奏。而殺望之。斥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于去佞。而又斷于去賢。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為不決耶。積李德裕之黨。黜李石于遠外者。又何其決歟。不決于逐小人。而反決于

蒙齋集 卷五

五七

蒙齋集 卷五

五八

逐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帝。文宗。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足。卒至大弊。而當時之臣。又無以真剛之說。啓沃上心者。二君自視吾之資稟。決不足以望高祖太宗。則專守吾之仁厚。喜儒。不至于失故步耳。特不知人主宰制四海。運動六合。豈區區仁厚喜儒所可辦哉。是必有真剛之德。而後可也。仰惟陛下。聰明天錫。問學日新。真剛之德。固已得之聖心矣。夫蘊于中。必發于外。陛下果有真剛之德。則政事設施之間。必有不可掩者。何為乎闕然而未彰也。陛下豈以發號出令。率意輕變。以是為剛乎。此似剛而非真剛也。且今日至大至急之務有二。曰楮幣也。邊事也。陛下雖敵敵焉。日夜以為憂。而算計見效。迄無秋毫之功者。臣以為皆由陛下剛德之未充耳。誠使剛德見於節浮費。則凡宮闈之用度。近臣之錫賚。冗官冗吏之蠶食。斷自今以始。痛加裁抑。推此以行於州縣。則所省之費。皆可以助收楮之用矣。今乃以節用為老生之常談。悠悠歲月。苟且因循。終不忍大有所損。以示吾刻苦營勵之意。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懲賊吏。則取二三十年以來。蠶國害民之人。藏富於私者。盡歸之於公。毀家紓國。自古有之。明白洞達。務在必行。則皆可以佐收楮之用矣。今乃僅因人言。略加發捕。罪大罰輕。輿論未快。陛下方且回旋曲折。依違掩覆。已發之賊。既如是。而未發者。厚積深儲。依然安享。陛下之不問。是前日縱其為國之賊。而今日又教之不體國也。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嚴軍政。則邊境之事。所合大加搜校。某處新疆失守。某處戍兵損折。某處招人填補。兵糧元計若干。減省若干。新招贖給若干。盡吐事實。毫髮無隱。而不然者。顯實之罰。今乃諱敗遂非。不以實聞。坐收利贏。缺額不補。陛下明知其欺。而未嘗一加黜責。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擇帥。則堂堂中國。豈無至公血誠。沈幾多智之士。足以當闔外之寄。今也。淮襄制垣。不聞慮心無我。收羅俊彥。以資幕畫。又不聞深謀遠計。保境安民。以圖後效。精神困於挫衄之餘。智勇竭於耗散之後。至於分圖沿江者。兩淮事勢。不相統屬。下多矛盾之見。上無調一之策。平居尚有違異。緩急何以得力。自古用人。必先儲代。今未用者。謂其局生。而非老手。已試者。雖云局熟。而又罔功。邊遠日開。敵情叵測。臥薪嘗膽。合智併力。猶懼不足。陛下乃晏安暇豫。如平時。真剛固如是乎。陛下自更大化。動以漢宣綜核名實為比。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圖治之名。而乃墮於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力。聽言納諫。未有果決之操。剛德不競。意愛少偏。潛窺於香冥之中。旁睨於幾微之際。希求御札。漫開竊弄之門。憑恃寵恩。將有履霜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照。而不必過慮也。繆陳一開。皆害剛之斧。損德之蠶也。臣恐日積月累。浸淫不已。勸陛下以所當為者。則蕭縮而有待贊。陛下以非所當為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主宰不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顧察其影。今陛下剛德之未充。是必有陰受其病者。而陛下特未之覺耳。因影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若則善矣。真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再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甘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下下裁幸。取進止。

右史直前奏事第二劄子

蒙齋集 卷五

五九